

黄会林 绍武 文集

夏
衍
卷

HUANGHUILIN SHAO WU WENJI XIAYANJUAN

黄会林 绍武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会林 绍武 文集

夏
衍
卷

H
U
A
N
G
H
U
I
L
I
N
S
H
A
O
W
U
W
E
N
J
I
X
Y
A
N
J
U
A
N

黄会林
绍武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会林 绍武文集·夏衍卷 / 黄会林, 绍武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3-09727-2

I. 黄… II. ①黄…②绍… III. ①名人-传记-中国②夏衍(1900~1995)-传记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97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4.5
插 页: 8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1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陈佳宵 责任编辑: 陈佳宵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出版说明

本文集收录了黄会林、绍武自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共分十二卷。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性文字；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为电影、话剧、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

本卷为夏衍研究论集。收录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5年发行初版、1988年再版、现已绝版的中国第一部《夏衍传》，以及综合论述夏衍的文章四篇。

序

吴祖光

在我们历代的文学史上，诗文巨匠的某些偏爱为世人及后人所艳称，众口流传，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陆放翁爱梅……到了现代我则可以加上一条：夏衍爱猫。

我与夏公拜识至今已经 42 年了，当时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流浪巴山蜀水之间，甚至连个安稳的住地都没有，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不能养猫；后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楼船东下，回师上海，腐化反动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及进步文化人展开明争暗斗，特务横行，亦不可能具备养猫的条件；上海住不下去了，出走香港，夏公单身一人昼夜奔忙有如赴汤蹈火，更加没法养猫，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他在上海身担领导文化重任，有了像样的官邸，花园洋房天宽地阔，我去过一次，见他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忙里偷闲，拿着铁铲在种花，却也未见养猫。看来夏公正规养猫，以猫为友，当在 1955 年他 55 岁时由上海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职务在北京定居以后。

猫是按期繁殖的动物，夏家“猫口”的数字常有变化，有时一个两个，有时七个八个，因此处理或安排这些小动物的出路不免要

费一点精力。主人再忙，对此也是不嫌麻烦的；他对猫真可谓仁至义尽，爱护备至。我不止一次看见，由于猫卧在屋里最舒适的一个座位上，多情的夏公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会把猫轰走。几个黄猫俨然是这一家子最受优待和尊敬的主人，现在想起，在夏家看过的大猫、小猫、公猫、母猫，似乎一律都是黄猫，这也是偏爱中之偏爱。

猫的天性驯良，易于和平相处，这是它和人类友好的主要原因。经常会看见猫一动也不动的长时间卧床酣睡，发出均匀的、有规律的呼噜呼噜的鼾声。但是这不过是猫性的一个方面，假如你看见猫捉老鼠的场景，就会为它的轻捷敏锐所惊诧，会看见它蛇行虎伏，颈毛高耸，尾巴笔直地拖在身后，两只眼睛闪着晶亮的光芒，奋身一跃，两只尖锐的利爪一举擒获猎物。这真叫做：静如处子，狡如脱兔。从小就听说，老虎是猫的学生，老虎从猫那里学会了全身的本事；虎的长相也像它的老师，但是老师留了一手绝技没教给学生，就是上房、爬树的本事。我认为，还有一手，即温柔善良的天性，猫也没有教给老虎。猫可以与人亲密相处，老虎可不行：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来自民间而现在举世皆知的名言：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虽然夏家的猫是黄猫，但也是好猫，它一天曾捉住五只老鼠。

和 20 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今年 84 岁了，他出生于杭州已濒破落的大地主家庭，自幼勤俭力学，是以工业学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优秀学生，又被学校保送到日本学习电机专业。但是艰辛的时世、苦难的祖国、腐败的政府促使这个年轻的工学士断然扔掉自己的专业，走上革命的道路，以笔为武器，写政论小品，写报告文学，写话剧和电影剧本，卓然成为当代文坛的大家。

夏衍同志首先是革命家。24 岁时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关怀下参加国民党左派，三年之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漫长的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从 23 岁写第一篇文章《船上》

开始，至今已经 61 年，从那时他就真正登上了这条在惊涛骇浪中逆风前进的小船，历尽了无数的艰难辛苦……在这样悠长险恶的时世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却从来也没有中断写作，除去那些高水平、高质量的话剧和电影剧本以及翻译的西方名家作品之外，政论文章、讽时小品，他自己也不知写了多少。夏衍同志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或政治论文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深刻、精炼、意境幽远、不同凡响。

创作与革命活动一身二任的夏衍同志，在他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度过的。在特务统治布下天罗地网的“白区”，夏衍同志机智灵活，多次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手，常在生死关头，从容来去，连国民党的一些大特务都不得不表示敬佩。这完全是凭他的机警过人、沉着镇静，才能履险如夷；也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无比坚贞才达到这样大智大勇、谈笑退敌的境界，也称得上是“静如处子，狡如脱兔”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智勇双全、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却未能逃脱“四人帮”的毒手，竟在 1966 年 12 月初的一个深夜，被江青主使的一帮红卫兵打手抓走，投入监狱，备受凌辱毒打以致右下肢残废，并被监禁达八年七个月之久。

万恶的十年“文革”，受害者千千万万，夏公的受害应在极为惨重之列。然而宅心仁厚的夏公从来不愿重提这些残酷的往事，当很多关心的人问及这一番经历时，他常是一笑置之不予作答。最使人伤心的并不属于皮肉的摧残，而是在这场大灾大难之中，竟有过去故交知友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朋友、投井下石，这才更令人寒心痛心，远甚于损目折肢之苦。

相比之下，什么事才深深地感动了老人呢？夏公入狱八年有余，一只黄猫在家里坚守着。1975 年 7 月 12 日主人获释回家，老黄猫已经奄奄待毙，数日不食不饮，连站都站不起来，但一见主人回抵旧居，垂危的老黄猫却突然起立，围着主人走了几圈，然后倒下来死于主人足下。

夏公没有白白地疼猫爱猫，这只老黄猫的所为，岂不令人惭愧。

感谢会林和绍武贤伉俪写了这样一本详尽、细致、刻画入微的夏公传，拜读后才大致知道了我们虽相交半世却并不完全了解的夏衍同志。在我看来，这本传的长处，还在于它既以翔实的史料写出了夏衍同志的革命生涯，又以公允的评价缕析了夏衍同志的创作历程和作品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可以作为夏公一个人的传记，就是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戏剧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读，也是合适的。会林、绍武二位，长期执教于大学，近年又活跃于文坛。这本传里，他们融汇了多年积累的史料和潜心研究的心得，当能使读者从中得到教益。承两位作者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文，可给我出了难题。夏公截至目前的一生经历和精神面貌书上差不多都写到了，我还有什么好写？为此我在9月26日去看望夏公，本意是去找点灵感，得点启发，第一眼就看见夏公倚在床上，名叫“老鼠”的黄猫卧在主人身上。

我问夏公：“30年代你曾有一个常用的笔名黄子布，这个名字有什么道理没有？”

夏公说：“什么道理也没有，随便取的。”我问：“为什么要姓黄呢？”

夏公抚弄着“老鼠”回答说：“因为我喜欢黄猫。”

啊！就这么简单！但我却不知怎么从黄子布忽然联想起小时读史书，记得东汉时有一个叫做黄叔度的学者，以学行名重一时。有人称颂他的学行可比颜子。有人说：“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于心。”有人赞美他：“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我也曾见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万顷波涛黄叔度”。

我要说：黄子布岂黄叔度之流欤？夏公恰如万顷之波，胸怀宽阔，学识渊博，不可量也。记得五年之前，即1979年11月，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夏公致闭幕词。他说：“过了10月，我已经是80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

会议……”然而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第五次文代会行将召开，夏公身体状况强过当年，视力比以前好，走路比以前稳。这是他信心十足，淬砺奋发，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结果。我们有理由指望他和大家一起参加再一次文代会，又一次文代会。

衷心祝愿夏衍同志健康长寿。总把敬爱的夏公与黄猫并论也许是唐突前辈，但我还要祝愿老黄猫和小黄猫永远平平安安地和它们的主人在一起。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

目 录

- 一 生于动乱 长于忧患 · 3
- 二 开拓眼界的新天地 · 11
- 三 异国探索的足迹 · 24
- 四 走上了文坛 · 36
- 五 从沈端先到黄子布 · 49
- 六 创作活动的发轫 · 62
- 七 坚持岗位另辟蹊径 · 78
- 八 又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 88
- 九 《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 103
- 十 在抗日烽火初燃的日子里 · 113
- 十一 广州在轰炸中 · 126
- 十二 文化城的特殊战斗 · 137
- 十三 太平洋战争的前前后后 · 157
- 十四 “大后方”的日日夜夜 · 166
- 十五 《水乡吟》与《法西斯细菌》 · 179

- 十六 《复活》与《戏剧春秋》 · 192
- 十七 《离离草》与《芳草天涯》 · 207
- 十八 艺术的“个性” · 220
- 十九 欢庆胜利的时刻 · 229
- 二十 回到了第二故乡 · 234
- 二十一 香港—南洋—香港 · 243
- 二十二 返航后的新使命 · 256
- 二十三 又拿起了写剧的笔 · 269
- 二十四 为了新中国的电影 · 279
- 二十五 火红的五十年代 · 295
- 二十六 风狂雨暴的六十年代 · 302
- 二十七 劫余岁月重放光华 · 314
- 夏衍年表 · 324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人物词条 · 357
- 奉献卓著岂偶然——「七一」前夕话夏衍 · 363
- 云水襟怀 彪炳千秋——悼夏公 · 366
- 后 记 · 380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一支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这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鲁迅为旗手，以大批勇猛战士为骨干，以共产主义思想为锐利武器的文化新军。这支新军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夏衍，正是这支新军中的一员骁将。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夏衍是一位“具有文学家的感情，哲学家的渊博，科学家的条理和政治家的胸怀”^①的前辈作家。80余载寒暑春秋，这位世纪同龄人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雨雪风霜的漫长征途，走过了曲折艰险的革命道路。他自始至终没有脱离过火热的斗争，没有脱离过社会的实践，忧人民之忧，喜人民之喜，为人民而写作。他用那支挥洒自如的笔，为后代留下了历史的纪录与时代的风貌，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事业，他付出了毕生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夏衍在文化领域中有着多方面的卓越成就。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以外国文学翻译家沈端先闻名于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又以电影家黄子布而享有盛名；继之，他以夏衍的笔名轰动了剧坛，他的著名作品《包身工》，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而且至今仍为这一文体的典范；抗战八年中，除去十几部戏剧创作之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新闻事业上，写下各类文章达五、六百万字之多；同时，还完成一部长篇连载小说《春寒》。除个别几首不为人知的诗歌外，他的写作范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夏衍60余年所作的戏剧、电影、散文、杂文、随笔、评论、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及翻译作品，共计千万字以上。因此，他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在《夏衍杂文随笔集》的代序《凌云健笔意纵横》中，曾总结概

^① 吴祖光：《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夏衍研究资料》，40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括为“无论是从他写作的数量庞大来说，或者从他写作形式的多样性和思想内容的广泛丰富方面来说”，“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①。

对于这位中国文坛罕见的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我们谨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史实，以笨拙的笔墨，进行力不胜任的评述。

^① 黄会林：《夏衍研究资料》，412页、414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一 生于动乱 长于忧患

190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平常的年头。就在这一年，祖国大地出现了两件互相关联的、震动世界的大事：其一，掀起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义和团革命风暴；其二，发生了近代史上空前野蛮残虐的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者是反抗侵略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自发革命运动；后者则挥舞屠刀凌辱中华民族，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妄图一举瓜分中国。最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得胜了，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势力绞杀了。这一场人民革命运动竟以腐朽反动的清政府签订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而告终。

就在这风云动荡的战乱年代，1900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八），夏衍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城郊一座古老破旧的大庄园——沈宅。这座被高得可怕的粉墙包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至少可以住进三五百人的深宅大院，坐落在庆春门（也叫太平门）外三四里之遥的严家弄。当夏衍祖辈创业发家之时——沈府全盛时期，这里只是春秋两季全家从城里下乡祭祀祖先时临时歇脚的“别邸”。那宽敞的轿厅、轩豁的正屋、精致的书房、草木繁茂的花园，以及雕花的窗棂、合抱的大圆柱、由几千块大方砖与青石板铺就的地面……无不显示着沈府的显赫，以至于如若有人出城打听沈家，附近的人立刻就会回答：“啊，墙里！”“‘墙里’，变成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①但是，到了夏衍父亲这一代，沈氏家族已经败落了。夏衍出生后，和全家不到十口人一起，就在这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阴暗宅院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据“家谱”记载，夏衍的祖籍原为河南开封。他的先辈在宋朝世代为官，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时，追随皇帝避难而迁居临安——杭

^① 夏衍：《旧家的火葬》，《夏衍研究资料》，21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州，从此定居江南，并因此被称为“义民”。但经夏衍的回忆，沈氏南迁后安家于杭州，并在城内城外置办房产，又与官宦大户结了亲缘，而且，仍旧历代为官，府邸命名为“八咏堂”，因而，称为“义官”更为恰当。

夏衍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三四岁时，曾被打到杭州的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带走，跟在陈的身边长大。因为他知文断字，还在陈玉成部下作过文书一类的工作（称为记室）。太平天国失败后，陈玉成给他路费，派一个“小把戏”送他返回故乡，后来，娶了著名国学家章太炎的堂妹为妻。夏衍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个不第秀才，有学问，善书法，家中藏书颇丰，未得中举，便家居教书。他身体羸弱，沉默寡言，但心地善良。在私塾执教时，对于附近穷苦人家的子弟不收学费，只在年节时接受一点学生家长送来的鸡蛋、鱼虾等礼品。他曾随岳父学过中医，医道颇好，也常为缺吃少穿的平民百姓免费治疗病痛。夏衍的母亲徐绣笙识字不多，性格秉直刚强，但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她孝敬婆母，爱抚子女，勤俭持家，事必躬亲；对于贫苦的四邻八舍，敬老爱幼，体恤关怀，因而深受村人的尊敬。母亲的熏陶与教诲，对夏衍的成长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夏衍出生时，父母均已年过“不惑”（父四十五，母四十三），他是第八个孩子，上有四姐一兄，另一姐一兄早歿。按照家族的排行，他被命名乃熙，字端轩。由于他是“老生子”，自然尤得父母怜爱。但不幸的是，他的降生正值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乱烽火，古老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此时家里的境况也已相当清苦。在夏衍刚刚三岁的时候，意外的灾祸又降临到他家里。除夕之夜，按照当地的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备好牲醴，上香烧纸，祭祖拜神。刚届壮年的父亲恭恭敬敬地下跪行礼，突然扑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到半夜时分便遽然逝去了。后经医生诊断，乃“中风”所致，卒年48岁。

父亲暴病而终，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母亲。家境已穷困到靠典

质与借债度日的程度，母亲不怨天，不尤人，默默地抚育着六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她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除了操持家务，还与女儿给人家钉纽扣、绕边头、绣花、摇丝、养蚕、磨锡箔……从事繁重的手工劳作，再加上姑母、舅父等人的接济，一家大小总算活了下来。母亲又陆续把大儿子乃雍（霞轩）送到娘家所在的德清县“长发”当铺作了学徒；把大女儿荷官嫁给舅舅的长子作了“填房”；把三女儿阿芷送给苏州的叔父抚养，自己身边只留下了二女、四女和小儿子端轩。但是，就在这样极其艰难的处境里，母亲还是常常把亲友家送来的一些节礼（糖果、点心、日用杂品等）分送给邻里中更贫苦的人家。

作为母亲最疼爱的幼子，夏衍六岁时被送进蒙馆读书。这是村子里唯一的一所私塾，设在一家小杂货铺“邬家店”内，由一位姓陈的先生教着五六个童生。夏衍在晚年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过他的“入塾典礼”：在母亲的带领下，遵照当时的俗规，给先生献上点心、敬呈“红封”（银元一块），然后跪下三拜九叩而告完成。“破蒙”的课是照例的“三字经”，以后又学了《论语》、“描红”等功课，幼小的夏衍在这小小的学塾里开始了读书生活。先生虽然也不时动用“塾规”：拿起戒尺敲手心，夏衍却一次也未受过这样的惩罚，相反倒颇得先生的青睐，这是因为他刻苦好学又天资聪颖，而且求知欲极强，每日的功课他不费力气便从容应对下来。放学回家后，他最喜欢翻检父亲留下的书籍，陆续读了《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也读过《天雨花》、《再生缘》等唱本。入塾的第二年，中国第一位为革命献出头颅的女杰秋瑾慷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这一悲壮的消息传来，震动了正在蒙馆读书的夏衍和学友们，在他童稚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民主革命思想对他的第一次启蒙，也由此伏下了他在30年后挥毫创作话剧《自由魂》的契机。

母亲唯一的嗜好是看戏，每逢节日乡下演戏时，夏衍总是陪着母亲一起去，往往从早饭后一直看到红日西沉，看到最后一幕戏闭

幕为止。母亲虽然文化不高，却很懂戏，只要角色一上场，就能告诉夏衍，台上演的是什么事；她尤其熟悉《玉钏缘》、《天雨花》一类的剧目，连唱词都能背诵出来，回到家里还兴致勃勃地给孩子们讲上半日。这时，夏衍就在一旁补充着，不时还活灵活现地给不便抛头露面外出看戏的姐姐描画刚刚看到的戏文。这一段童年生活的插曲，可以说是夏衍戏剧爱好的最初萌发。

家道的败落与惨凉，使夏衍从小养成了沉静好思、不爱讲话的性格。他总是愿意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默默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春天的早晨，他掘起庭院里尺半的方砖，寻捉潜藏在地缝里的灰鳖虫；夏日的黄昏，他跟踪观察着从蛀烂的楼板里飞出的成千上万只白蚂蚁；深秋的白昼，他和空房中昂然出游的狐狸、鼯鼠为伴；严冬的拂晓，他拿着空篮，到乡间拣拾烧火的枯柴；时也和两三个“赤脚”的小朋友在破旧的后园捉知了、养金蛉子；到不远的祖茔墓地，围着几株三四个孩子才能勉强抱拢的香樟树捉迷藏。国家的动乱、家庭的忧患，在夏衍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人间的不平。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曾带着沉重的回忆表示过：这古老、残败的旧家，这几人粗的大树，加上他祖父带回的小把戏（小勤务兵）沈应才的发迹，在他童年的头脑里，奇妙地构成了一幅20世纪初农村经济破产、旧家衰败的图像。以致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想以沈应才及家庭的兴衰为题材，写一部像《樱桃园》那样的剧本，1939年还拟就了三幕剧的提纲，终因事忙搁下，未能动笔。

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传统的阴历年又来临了。夏衍随着母亲去给住在城里的大姑母拜年。姑母听到端轩是在邻家店的私塾读书时，便很严肃地“干预”了这件事，表示：老大（霞轩）已经作了学徒，再把最小的（端轩）耽误了，沈家的书香门第将在这一房断了香烟。她极力主张让端轩转到城里进正式学堂。好心的姑母主动承诺了学费、膳费，衣服鞋袜可以穿用表兄弟们的“剩余物资”，母亲自然高兴地答应下来。于是，在1908年的春季，夏衍进入了杭州城里的“正蒙小学”，插班上二年级。课程除去旧学的《论语》、《孟子》外，